

駱以軍 著

# 我們。

那個即使在更貧窮年代也不曾黯滅的華麗想像力，  
不知從何時起悄悄地離我們而去。

我原以為真實世界的滿目瘡痍不足以侵蝕推倒人們  
對「奇蹟來臨」時刻的壯闊景觀哪……

作者 駱以軍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高慧瑩  
 美術編輯 許秋山  
 校對 余淑宜 駱以軍 高慧瑩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網址 舒讀網 <http://www.sudu.cc>

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  
 劉大正律師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2717085（代表號）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4年10月 初版  
 2011年2月15日 初版七刷  
 ISBN 978-986-7420-23-7

定價 280元

Copyright © 2004 by Luo, Yi -Chun  
 Published by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們** / 駱以軍著.--初版.  
 -- 新北市中和區：INK印刻文學，  
 2004〔民93〕 面：公分.--（文學叢書；068）  
 ISBN 978-986-7420-23-7（平裝）

857.63 9301829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NK

文學叢書

068

我們

駱以軍◎著



【目次】

不一樣的人生(代序)	007
鴨嘴獸	012
睡美人	017
公車	020
情書	023
春夢	027
不倫像處理屍體一樣	031
幸福	035
聖誕老公公	040
魔術師	046
客途之夢	051
老家	056
變臉	060
多餘出來的情感	064

失落的彈珠檯遊戲	068
綠窗	073
搬離	079
別人的房間	084
洗衣店	089
瘟疫時期的怪夢	094
獨處時光	098
遊街	103
冰宮	108
惡童	112
誠實	117
釘孤隻	122
火災	127
送別會	132
門陣俱樂部	137

玩具鴨的旅程	143
標本剝製師的鄰居	148
秋日海濱	154
昔日酒館	159
戰俘	164
卡通世界	170
印尼女孩	176
錯誤聯想	181
偽魔術師	186
垃圾時光	190
一個都不會少	195
想我人渣兄弟們	201
空城計	207
隧道	213
命運交織的火車	218

一個女作家死之後	223
同學會	228
錯過	234
偷考卷	239
直升機	245
悼念一個朋友	251
次日	257
父親夢見總統遇刺	262
偷雲梯車的女人	268
大火焚毀的地鐵車廂	271
噩夢	275



〈代序〉

不一樣的人生

我曾做過一個這樣的夢：夢中場景是在一類似南港線捷運終點昆陽站一帶之印象，一空曠如假期之街景，一個鐵道阡陌縱橫、機關車維修、停歇、調換軌道的終點。戴著黃膠盔的工人，在柏油熱浪的凹凸空氣裡埋頭鎖著鐵軌上的巨大螺絲。我記得在夢境中我騎著那種孩童車尺寸的捷安特越野車，車後站著的我的姊夫——雖然真實世界裡我並未有這麼一位姊夫——他扶著我的肩，我們笑嘻嘻地任那腳踏車從出站後的一個陡坡朝下俯衝。

後來從那個夢境醒來後我自然是悵惘極了。不只是那個畫面中的明亮無憂，我置身其中清晰可感的少年身體，那位未曾謀面的姊夫，夢中那個畫面無論朝前倒帶或朝後播放，都似乎是一組和我現在的人生完全顛倒重組的人際關係。

在醒來的這個界面細細體會，努力召喚夢中更多細節，愈清楚明白：那不只是「做了一個夢」，那個夢境向我展演的，是一個和我現在正在經歷的那個版本，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我記得在我從那個車站出來之前，我是不斷地在類似「侯峒」、「菁峒」、「暖暖」這些

侯孝賢電影裡的東北山區廢礦的小車站間換車轉車。那些小站月台遮篷的方形木柱皆被蛀蟲啃蝕中空，我腦海裡浮現一句一位女性長輩曾給予的忠告：「你總是把一目瞭然的事實弄得那麼複雜。」問題是我總是搭錯車，發現後匆匆下車又必須在這巨大蕨葉密覆的無人小站，曠日費時地等候反方向折回主幹線的小火車。

這之前的另一個畫面，亦是在那樣的某一部電影中的印象：光線暝晦的一間和式房間，人臉的廓影全在一種低抑謹慎的氣氛裡湊近說話。

那位在現實世界裡我非常尊敬的女作家在這裡變成了護士長之類的角色。在夢境中（在那個房間裡），她木訥而權威地勸說我接受一旁一位沉默醫生注射一種昂貴的疫苗。我記得我在夢中飽含情感地那麼想著：「即使是比這更嚴重之事，您說的什麼我都願意相信哪。」

那樣的，和我現在在這個無法挽回的人生，完全不一樣的，另外一種人生。事情似乎變得單純而容易解決。除了在那些車廂間的聯結踏板上搖搖晃晃地醒悟：「唉，又坐錯車了。」或一種窻窻的不安：「時間會不會這樣被耽擱了？」

所以在後來那個畫面，在明亮的光照下，走出那個車站，騎著捷安特越野車，後座載著比我年輕的姊夫——後來我才確認，這位「夢中姊夫」，真實世界裡是一位命運比我坎坷的學弟。這兩年來自我父親中風倒下，我遇人總是唉聲嘆氣，只有在這位學弟面前我絕對閉嘴：他除了要照顧已倒下的老父，還得看護另一位與父親結拜之伶仃老人——為何會整個人浸在少年時代才有的，身體處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撒歡」之輕快。夢中姊夫在後座告訴我許

多事：包括現實世界裡因為細故而得罪，且似乎永遠無望解除他對我的成見和憎惡的一位老師，在夢境裡是從事外銷成衣生意（所以他對我的創作生涯，沒有那麼大的殺傷力？），這些年賺賺賠賠，似乎也吃了不少苦頭。另一位我近日剛過世的姨丈，原來只是我們腳踏車經過的巨幅西部電影看板裡的，一個油漆畫上去的外國演員。

「原來如此。」我在夢中鬆了一口氣。在另外的這個世界裡，我不曾娶妻、生子；沒有為了逃兵而將身體變得如此胖大；那些親手一隻一隻埋葬的狗們皆尚未死去；我至愛的親人也還沒開始衰老朽壞……。

那些纏結的，無法挽回的，人事上的糾葛和傷害，有的尚未發生，有的以一種讓我默然以對的簡單形式重新組合。

另一次我曾夢見：我和一位少年時代的古典吉他老師，一同坐在夜間無人的地鐵月台彈奏吉他。事實上這位身懷絕技的吉他老師（他是「台灣古典吉他王子」蘇昭興的弟弟），二十年前我一共只跟他學了兩個月左右的入門課程（我記得大部分的時間是他要我用留長修成弧形的指甲，無意識反覆彈撥琴弦，感受音質的醇度）。他是我少年時代啓蒙的最早的「藝術家」形象：懷才不遇、脾氣剛烈、憤世嫉俗。有一些細節我忘記了，但我記得當時他不知什麼原因主動收我為徒（我和一群遲遲少年喳喳呼鬧進他的吉他店裡挑選一把便宜民謠吉他），不收學費傳藝給我。但我那時終究因性格浮躁且缺乏天分而讓他失望了。後來的幾次課程他幾乎是不可思議地嘆氣、暴怒，對我對他視為第二生命的古典吉他竟如此漫不經心深受傷害。

我不記得後來是我叫我不必再去了還是我因愧疚而不再踏進那間教室。我的吉他技藝便只停留在最初級幾章的《卡爾卡多吉他教本》。

但是在那個夢裡，我和那位吉他老師，並肩坐在冷風颯颯的地鐵月台，一人抱著一把吉他，像競技又像對這孤獨艱難人世致敬，即興卻又賦格嚴謹地重奏著一些像阿莫多瓦電影裡的，高難度的西班牙舞曲。他像用神的手指沒入黃金綢緞那樣炫耀地掄動琴弦，把魔術、夢境、女人悔恨的嘆息、海浪擊碎船隻的暴力、鬥牛士將長劍插進牛隻咽喉的汨汨流動聲……全密不透風繁花錯織在那個原本空洞陰暗的空間。夢中的我竟也一手絕技，忐忑地，亦步亦趨地，顛狂迷醉地讓左五指右五指在琴弦兩端踢踏著舞步，隨著他，閉目、搖頭晃腦，無視夢境之外真實的時間定義，以我這輩子根本無法擁有的華麗技藝，伴奏著。

那麼地美好。

後來那位學弟恰巧打電話給我，我笑著告訴他：「前幾天還夢見了你喲，夢裡你竟然成了我的姊夫。」不曉得是羞怯或創作者對對方唬爛本性的不信任，他沉默了一會，說：「真的嗎？我前幾天也夢見了你。我夢見我和我妹被一群歹徒綁架，綁在一個房間的椅子上，那時我心裡還想我真是世上最衰的人，他們綁我，除了讓家裡那兩個故障老人因為無人餵藥餵食換尿袋而靜靜死去，實在一點好處都沒有吧。就在這時，一個穿著消防隊制服的胖子，破門而入，比我們還緊張地救了我們。現在想想，那個胖子就是你啊。」

說來真像一個四處亂搭，許多片子同時在拍攝的片場。我們知道或不知道，匆促換裝地

在不同劇情的攝影棚間趕場串戲。不一樣的人生。有時或會穿錯制服，或許慢慢忘了不同故事間的時差換算。我最恐懼的一幕或是，在那鑽進鑽出，顛倒換串的某一次，走進了整個片場的最角落。在那無可回身的走道，遇見某個故人，彼此想起什麼，黯淡地互望一眼：「不想就過了這樣的，這樣的一生。」

## 鴨嘴獸

剛開始是因為有一個早晨，我的大兒子突然從夢魘中驚醒。我與妻像上了發條的機器人，兩人其實皆仍處在熟睡的夢遊狀態，卻熟練無比配合無間地彈起：一個扶住孩子用肩頂著、一個拿小塑膠尿盒湊過來，一個幫脫褲子噓口哨把尿，另一個則把尿盒拿去廁所倒掉，然後把小孩仍放倒，所有人躺回原位結束這一切卓別林式，在閉目中完成的機械動作。但是那天早晨，孩子在把完尿，穿好褲子躺下後，竟然睜大了眼，無比清醒地說：「我想下樓去玩。」

我知道那時可能不過才凌晨五點。淡白的天光隨著一種神經質而早起的鳥鳴聲，像電影裡的邊境渡口，灰濛濛貼在我們臥房窗外，這以來我與妻都是偷孩子上床後的時間工作，通常真正就寢時已是午夜兩點以後了。所以我是那麼驚恐在那樣光度不足的清晨便被喚醒。那意謂著將要拖著那種頭重腳輕、全身痠痛、彷彿宿醉的支離破碎的狀態一整天。

於是我（在半醒半睡間）恐嚇孩子：「噓，趕快把眼睛閉起來，現在樓下有一隻鴨嘴

獸，正在客廳各處聞來聞去。不要被牠聽見我們的聲音，待會牠跑上來就慘了。」孩子當時確實乖乖合上眼睛（且因過於認真而眉頭緊皺），我也順利重回那甜黑烏有鄉。那時我並不知道那是一個災難的開始，從那個早上起，我的孩子認定了，有一隻（後來發展成一組、一窩，乃至一個縱隊）鴨嘴獸，進占了我們居住的這棟房子裡。準確點說，應該是有一群鴨嘴獸，牠們和我們（人類）以日夜為界，不同時地共用那個空間，牠們是那麼知所進退，以至於總在我們到達時，牠們已經不留痕跡地撤退了。我們從來不會撞見彼此（除了作為斥候的父親我常爲了回覆情報得下樓和牠們打交道），但他就是知道「牠們來過」。

每天晚上，當我們在二樓睡著時，鴨嘴獸們會「呀」地把門打開，呱呱張合著牠們那鴨子般的扁嘴，像穿著緊身衣戴防彈面罩嘴裡咬著一枝手電筒光筆的空降師突擊隊，一隻挨著一隻潛進我們家的客廳。牠們在月光下玩耍著孩子睡前排列在地板上的各種塑膠恐龍，牠們打開電視，開冰箱吃買二送一的 Hagen-Dazs，牠們亂轉烤箱，把我藏在櫃子裡的肉鬆和辣椒攪全部吃掉……，孩子在睡夢中生氣地大喊：「鴨嘴獸，不要！不行！不可以噢！」

剛開始我確也從這鬼影幢幢「像躲在隔壁夾板」的鴨嘴獸們得到些便利：孩子挑食不吃碗裡的某樣食物時，我就恫嚇他：「還不趕快把肉圓吃掉，鴨嘴獸最愛吃這個了。」或孩子摔倒準備炸堤號哭時，我亦可用「鴨嘴獸會聽見」來止哭。但很快我便發現了這件事飲鳩止渴的本質。我的世界塞滿了各種形態的鴨嘴獸。

每天睡前，我都要胡掰數十種關於鴨嘴獸的變形故事：「齊天鴨嘴獸大鬧天宮」、「小木

偶鴨嘴獸」、「阿里巴巴」與「四十鴨嘴獸」、「白雪鴨嘴獸和牠的後母」……比較近乎 Discovery 頻道那種濛濛洪遠古的古生物學場景是，在某一個時期，地球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鴨嘴獸：有暴鴨嘴獸、翼手鴨嘴獸、三犄鴨嘴獸、劍鴨嘴獸、雷鴨嘴獸、迅猛鴨嘴獸……。

我有時不免悔恨傷感地想：在那個決定性的早晨，我如果不是說「鴨嘴獸」那該多好呢！我可以說「獨角獸」、「麒麟」或「麋鹿」，那延展出來的童話幅員何其廣闊。且比較容易找到可以附會的故事繪本。老實說我連鴨嘴獸究竟是肉食動物還是草食動物都搞不清楚。現在的卡通，從企鵝、海獺、河馬（嚕嚕米）、豪豬到猴子，全部都有擬人化的造型玩偶。鴨嘴獸彷彿是一不容妥協的、無法將線條修圓修鈍、融入那個顏色變得可愛的，失去蠻荒野性的卡通世界。牠似乎總帶著一種寫實性、那種大航海時代動物學者筆記簿上炭筆素描的稜突輪廓。

有一個晚上，孩子臨睡前問我：「鴨嘴獸吃不吃小貝比？」那時我給了他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我說：「也許吃吧？不過我們趁牠現在肚子還不太餓趕快睡著，等牠餓了會上來（我作出嗅嗅聞聞貌）找貝比吃。」

結果那天夜裡，我和妻被一陣慘厲的嬰兒號哭聲驚醒。兩個孩子都不在床上！我衝到樓梯間，打開燈。孩子穿著睡衣，摟抱著他剛滿一歲的弟弟（後者憤怒地、面容扭曲地哭著），我不知道他哪來的力量把個十二公斤重的嬰孩從床上抱下來？

他睜著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說：「鴨嘴獸要吃了一ㄗ咕（我幼子的乳名），有時候牠們會吃錯



吃到阿白。」什麼意思？我至今仍不願往孩童的黑暗面去探究：他究竟是心血來潮想牽弟弟一起參加樓下鴨嘴獸的夜間派對？還是把弟弟當作加入牠們的牲祭見面禮？

爲什麼我那時會脫口而出「鴨嘴獸」呢？

我記得（我想起來了）我高四那年就讀的重考班，是在信義路永康街口附近的一間大樓公寓六、七樓，那時那一排騎樓根本還沒有後來的金石堂、惟客爾、西雅圖咖啡和麥當勞。我不確定那時鼎泰豐不在那兒？也許有，模糊中似乎有一群老頭在騎樓排隊的印象。倒是巷口賣糖炒栗子和糖葫蘆的攤販似乎那時便像街景道具擺在那兒。那時穿過新生南路的大馬路，並沒有大安森林公園，而是國際學舍和後面一整排老眷村。那時我總在清晨沿著整排樟樹的信義路，走到我的補習班，和一群臉孔同樣模糊的重考生走進那棟公寓裡，搭電梯上樓。午休時我會跑去附近一家百貨公司（後來倒閉了，位置在今天的葡苑和松青超市那棟大樓）的文具部站著翻小說。我記得我在那兒讀完余光中譯的《梵谷傳》和張愛玲的《半生緣》……。

我們那個補習班的老闆同時是我們的生物老師。他的課講得非常精采有趣。那可以說是我漫長自閉的青春期時光唯一會打開耳朵聽的一門課。我記得有一堂課（可能不是恰好講鴨嘴獸是唯一卵生的哺乳類但牠沒有乳頭只有乳腺的那堂課），他突然放下課本，和我們講起他的大兒子。他說他是個蒙古兒（他且非常專業地告訴我們，那是第21對染色體異常多一個所造成），他告訴我們一般這種唐氏症患者很少活過二十歲。他和他的妻子不斷被那孩子照表操課